

心時事者矣。黃觀臣、鄭陶齋、周瀛士并至。

初六日。王灼堂名之春，鎮江管帶營勇、朱益甫兩觀察，楊韶和名昌榮、王心如名松森，幫辦文報局、楊誠之名兆鑒，新報翻譯、李石渠名寶森，貨捐局候補知府、蔡二源名匯滄，機器局幫辦、唐蓬之名贊彝，海運津局委員、袁海冠名樹勛、郭輔卿名寅階來見，江海關稅司赫德、副稅司許妥瑪、翻譯勞德、江海關造冊處柏卓安并過談，皆舊識也。晚邀唐景星、周瀛士、黃泳清、徐子源、姚彥嘉、張听帆、子（靜）〔瀨〕及英人禧在明晚酌，以劉芝田見貽一席，彥嘉、听帆方謀為予致祝生日，便邀一談。禧在明致領事達文波之意，告知《申報》館梅渣于兩次《申報》皆自承認，以為此遊戲之文而已，無足深論。達文波告以君自遊戲，一經按察司訊斷，恐獲罪非輕。梅渣一意枝梧。達文波之意，亦以為非經律師料理，未足以折其氣。初屬泳清邀陳輝廷商令寓書詰問梅渣，至是徑須令律師為之。唐景星言坦文聲名高出彥林，然予在倫敦曾與坦文商辦一事，知其筆墨見解并猥下，無異人處，彥林則所不能知也。然景星久與洋人交涉，所見必稍能得其真，不能不听从料理。非與梅渣校論得失，但欲窮知造謠之源而已。

初七日。周瀛士、黃泳清、姚彥嘉、張听帆以予生日枉賀，易卓超亦自寧波至，因留面食。子瀨侄為設酒肴。劉頤伯名舜年、吳受之名瀛過談。受之為金眉生之甥，曾至京師，此次由嘉善來謁。接到合淝伯相二月廿八日書、沈幼丹二月五日、劉岷庄正月廿七日、張力臣正月廿三日、黃芍庭、黃石山各信，及家信四通正月初八，二月初八、廿二、廿八，凡共四信、意城信三通正月廿五，二月初七、廿八、及健甫侄一信。又得美國牛庄領事鼎德一信，及英人馬理生來見。晚邀周瀛士、姚彥嘉、張听帆、黃泳清、易卓超、敬之、子瀨小酌。陳輝廷為擬致梅渣書，立言頗多疏漏，兩日議論及此，竟尚未得

办理之法也。是夕，唐景星得电报丁内忧，公私事件就景星商办者甚多，而偏有此遭际，所事竟悬而无薄。无往而不见其运之蹇也。

初八日。礼拜。李勉林、刘芝田、姚吟甫^{金眉生妹婿}、李薇生^{妻侄}、刘立夫^{刘霞仙堂弟}来见。勉林早至，因留饭。语及刘云生为人，使人郁怒不可回。随往拜刘芝田、李勉林、叶顾之、张叔和、王心如、蔡二源、徐雪村，兼诣周瀛士、姚彦嘉、黄泳清、张听帆谢寿，又为莫善徵、唐景星致唁。于景星处见唐道绅，为景星从弟；于勉林处见曾文典，为劼刚从弟，在机器局管支应。与勉林、芝田粗论西学馆事宜，当稍议章程，由合肥爵相酌定。居今日而思统筹全局，以求利益国家，其势诚有难行，为衮衮诸公深闭固拒，以力遂其苟偷旦夕之私，虽有圣者，无如何也。要当各视其愿力为之；愿力所及，能尽一分，必少收一分之益。人人积此心以相饷，其利亦溥矣。此区区之私，所以徘徊顾念而必求一行所见也。西洋政教、制造，无一不出于学。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，习为诗文无实之言，高者顽犷，下者倾邪，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，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。稍使知有实学，以挽回一世之人心，允为当今之急务矣。

初九日。往拜英领事达文波、副领事阿林格、刑司弗林史、副刑司默挖特、翻译斯格达、禧在明；法领事李梅、翻译阿麟；美领事贝礼、翻译马高温；德领事吕德、副领事恪伦泗吉、翻译穆麟德；奥领事卜理挖楷；俄领事聂鼎；日本领事品川忠道、翻译吴硕；意公使兼领事德路嘉、翻译邓文道；税务司赫政、副税司许妥马、翻译劳德、造册司柏卓安。其专送名帖者：丹领事庄纯；荷领事许思格；葡萄牙领事席尔发；比利时领事莫尔；日斯巴尼亚领事嘉拉意、翻译俄利喊喇；瑞典、啰喊领事弗弼斯、副领